

中觀哲學與佛教的生死觀

姚治華

張穎《大乘中觀哲學的生死觀》一文通過介紹中觀哲學「生死即涅槃」的不二思想，闡發了其「生死一如」的生死觀。文章條理清晰，且具說服力，是本人所見關於佛教中觀學派生死哲學的極為清楚的說明。但這一「生死一如」的生死觀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生死觀呢？文中最後部分所討論的「臨終關懷」實踐又是如何踐行這一生死觀呢？作者對前一個問題沒有論及，對後一個問題也沒有充分說明。

就後一個問題而言，作者所介紹的一些佛教機構的臨終關懷實踐，針對「信徒」仍強調「輪迴往生」，而針對「一般人」則似乎更多地強調「生死一如」的生死觀；而一些世俗機構的安寧療護對生死採用了近似中觀哲學的「不落兩端」的處理態度。這裏就有一個吊詭的現象：中觀的「生死一如」觀似乎是非佛教的，更適用於世俗一般人；而佛教的生死觀仍侷限於中觀哲學所破除的生死相別的輪迴轉生。這似乎表明中觀的生死觀與主流佛教的生死觀間有著張力乃至對立，這就涉及上述第一個問題：中觀的生死觀在何種程度上是佛教的生死觀？

要理解中觀學派與佛教主流學派在生死觀上的張力或對立，就要討論中觀學派在整個佛教中的地位。關於中觀學派在整個佛教中的地位，是個極富爭議性的議題。至少可以有兩個不同的立場。第一個立場，如批判佛教，認為真正意義上的佛教只是中觀

姚治華，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副教授，中國香港。

《中外醫學哲學》XIV:2 (2016年)：頁 93-96。
© Copyright 2016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.

學派批判性的破斥，任何執持於「場所」的思想傾向都非佛教，這包括如來藏、瑜伽行及阿毗達磨等佛學的基本教理體系。另一個立場則主張「主流」的佛教是阿毗達磨的教義體系，再加上大乘瑜伽行在其基礎上對其進行的改造和發展。在這主流佛教的兩側，則有中觀從非實體思路對其批判，和如來藏思想以實體思路趨同於印度主流哲學的梵我哲學。我本人較為認同後一立場。

在生死觀這一議題上，核心問題在於佛教的「無我」說與輪迴觀之間的內在張力。無我說所否定的「我」(atman)是印度主流宗教中「梵我合一」中的「我」，是永恆不朽的靈魂。佛陀作為反抗印度主流宗教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他對不朽靈魂及其相關的精神領域的否定，在當時是有其革命意義的。這與同時代其它軸心文明的情形相類似，如希臘哲學家對傳統宗教的批判和反省，以及中國先秦各派哲學家的人本主義傾向。但佛陀一個不徹底的地方是沒有走向如順世論那樣的現世主義，而是繼續接受了印度主流宗教的輪迴觀和業力學說。本來對輪迴機制的最經濟的解釋是不朽的靈魂觀：一個不朽的靈魂承載著善惡業在輪迴中不斷流轉。佛陀不徹底的革命導致了一個兩難處境，即不承認不朽的靈魂或我，輪迴如何可能？

後來的佛教大小乘各派幾乎都針對這一難題尋求解決方法。但如果從整個印度宗教的背景去考察的話，則這些努力都指向一個方向，即心或識。在印度傳統哲學的理論框架下，心或識與靈魂或我所屬的精神界是涇渭分明的：前者是流變的，而後者是永恆的。與這兩者相區別的還有一個領域是物質或色(rūpa)，但它與心識更接近些，因為它們都是流變的。這一世界圖景非常接近於基督教神學中身(物質)、心、靈的三重結構。事實上，在印度對生死輪迴機制的解釋，也基本上是依這三個角度進行的。主流印度宗教認為不朽的靈魂或我在輪迴中不斷地流轉，表現為生老病死等現象，但事實上只是身體與心識有生有滅，最內在的精

神體即我則是不生滅的、永恆的。與佛教差不多同時出現的另一個印度異端教派耆那教，則試圖從物質的角度解釋輪迴的機制，把它看作是最精微的物質不同型態的轉化。這非常接近當代物理學的角度，可以從物質不滅或能量不滅的原則去理解生死現象。而佛教各主流學派在解釋輪迴的機制時，則選取了第三條道路，即心識的相續。例如上座部的有分識、大眾部的根本識、化地部的窮生死蘊、正量部的果報識、犢子部的補特伽羅 (pudgala)，以及後來瑜珈行派的阿賴耶識 (ālayavijñāna) 是這一類概念。

不管站在當代的角度，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理論和與其相關的世界觀，這些都是佛教主流學派的努力和貢獻所在。中觀思想對佛教主流學派的基礎主義和實體思想提出批評和破斥。在生死觀問題上，當然也看到了這些主流學派執著於生死相別的缺點，因而從「不一不異」、「不生不滅」的角度去批評、破斥。但要在其著力於破斥的論述中，尋索關於生死的正面觀點和表述，卻是不容易。套用中觀自身所倚重的二諦學說，似乎「不一不異」、「不生不滅」等觀點屬於勝義諦，而生死輪迴屬於世俗諦。但在世俗諦上如何理解生死呢？中觀學者似乎沒有明確說明，事實上是迴避了這一問題。如果他們不是很快就跳躍到勝義諦上，而是試圖說明生死輪迴的機制的話，那麼他們還應該是採納主流佛教學派的觀念。一個當代例證是達賴喇嘛，雖然其格魯派的背景以中觀哲學為究竟，但當他面對當代科學的挑戰試圖解釋輪迴的機制時，仍然訴諸心相續的概念。

我們還可以從比較宗教學的角度考察佛教的生死觀。首先是現代人最熟知的此生一世的個人主義生死觀，即認為此生即是從生到死的單程旅途。再高一點的境界，是以儒學為代表，強調血親倫理觀念。在此觀念下，個體生命在血緣關係中得以延續，從而對後代的重視和付出更甚於對自身的關愛，只要 DNA 被複製下來，此生便無遺憾。再往上是猶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等為

代表的一神論宗教，它們主流的立場是認為整個部族或整個人類都是上帝的子民，因而個體生命的意義在人類共同體中得以延續，應該關注這個共同體的福祉。再往上是印度教和佛教為代表的傳統，認為生命共同體不只限於人類，還應包括人之外的其他動物，從而個體生命的意義通過輪迴轉世為其他生命形式而得以延續。再往上是道家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態度，認為天地萬物為一體，死後化作任何物都能與天地為一，而且生死不可斷然割裂，方生方死，死亡永遠伴隨著生命的歷程。

我們看到，「生死一如」的生死觀，在上述這個譜系中，事實上更接近於最後一個立場，即道家自然主義的生死觀。張文中也常引述道家尤其莊子的觀點來論證這一生死觀。有意思的是，彷彿走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點，道家的生死觀與現代世俗的個人主義生死觀非常接近了，因為它們都採取自然主義的世界觀，沒有許諾死後的生命。那麼，中觀「生死一如」的生死觀是不是也類似呢？它在「臨終關懷」實踐中是否更適用於世俗一般人呢？也許這是因為它終究而言是一種非佛教的生死觀？

參考文獻

- 張 穎：〈大乘中觀哲學的生死觀〉，載陳強立編，《中外醫學哲學》，2016年，第14卷，第2期，頁65-86。ZHANG Y. Ellen. "Death and Dying in Chinese Madhyāmika Buddhism,"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&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*, edited by Jonathan Chan, 14:2 (2016), pp.65-86.